

歷史與空間

■ 馬承鈞

溪口邂逅台灣老兵

出差寧波，文友邀我奉化一遊。溪口去過五六次了。頭一回是在甬（寧波）上學時一個暑假，當時正值「文革」，溪口因其特殊歷史淵源，自然成為「大批判」重鎮，水鄉美景被「造反」聲浪淹沒了。改革開放後，又去過多次，每次都有新的感慨，想來令人動容。

溪口的著名，源自它鍾靈毓秀的山水風光和特別的人文景觀。在全球華人呼籲和平統一、反對台獨的今天，這裡也成了蜚聲中外的旅遊熱線。那天小雨甫停，我等一早從寧波驅車直抵溪口。照例先經過武嶺門。武嶺門乃溪口門戶，最早是矮小破敗的武嶺庵，1930年蔣介石得勢後，將其改建為三間兩層雄偉堅固的武關式城門，門額「武嶺」二字係國民黨元老、書法大家于右任先生所題，背面有蔣介石手書的題額。據說，武嶺一名與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中「武陵」有關，武嶺與武陵諧音，風光堪比桃花源。我們沿旖旎的剡溪走去，先後參觀了蔣氏故居玉泰鹽舖、豐鎬房、小洋房等處。午後又驅車瀏覽了雪竇山妙高台和張學良囚禁處。或登高望遠，或探幽攬勝，在飽覽「青山看不厭，綠水去何長」風景同時，重溫了中國現代史上不少掌故。

解放前夕，如何處置蔣氏老宅成為一個敏感話題。1949年4月解放軍攻克南京前，毛澤東就明確電令前線部隊「佔領奉化後不要破壞蔣介石住宅、祠堂及其他建築物」。解放溪口的部隊堅決執行這一最高指示。當時官兵生活供應緊張，只能以粥度日，豐鎬房裡存放的大批糧食卻顆粒未動，其他物品也得到妥然保護。

1958年，金門炮戰正酣，民主人士章士釗致函告訴蔣介石「溪口花草無恙，奉化廬墓依然」。文革初蔣母墓遭損，及時報告中央，得以保護。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《告台灣同胞書》，宣佈「和平統一」大計。廖承志建議中央撥款30萬元修繕了蔣氏故居和墓園。1981年胡耀邦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會上說「溪口壘墓修復一新，廬山美廬保養如故」，引起海內外轟動。將經國得知後感歎道：「共產黨做了一件好事，這筆錢該由我出……」

我們返回鎮上已近黃昏，忽然想起，該去蔣經國生母毛氏墓看看。毛福梅於1939年12月在日寇空襲中不幸罹難，蔣經國積家仇國恨滴血盟誓，寫下「以血洗血，還我河山」八字誓詞。我們趕到墓園，已過了開放時間。猶豫間，又走來七八位遊客。他們也吃了閉門羹，

七嘴八舌惋惜道：「來晚了，還是來晚咯，明早就要離開，咋辦理……」

陪我遊覽的周先生曾任寧波天一閣館長，人緣極廣。見此情景，他讓我稍候，說去想想辦法。觀光客覺得有了希望，也站在一旁等候。從他們衣着打扮，我一時分不清來自港、台或海外。但兩位上年紀、戴遮陽帽老先生對話中夾帶「咋辦理」、「中不中」的方言，令我好奇起來。很快周館長領着一位中年婦女匆匆走來，那女士一邊開門一邊說：「對勿起，大家久等了！各位遠道而來，阿拉應該照顧一下的！」大家連聲道謝，自側門魚貫而入。

老周毛遂自薦當起導遊，講起當年蔣經國血書祭母的往事，海外客個個面呈悲壯之色。一位老先生頓着拐杖道：「蔣家三代不管咋說都有愛國心，蔡英文和民進黨一夥孬種肆意妄為大搞台獨，絕無好下場！」另一位接口道：「現在又搞啥子『去蔣化』、『去中國化』，白日做夢吧！」兩位老人掏出幾張報紙說：「你們看，香港媒體有報道……」他指着報上文章，我走近一看，是新近的香港《文匯報》和《大公報》，醒目標題是《99歲郝柏村南京拜謁中山陵》、《黃埔將領聚長春吁反獨促統》、《台抗戰老兵：兩岸都是中國人》。他倆齊聲道：「任何人都得尊重歷史、正視歷史，海峽兩岸一家親，同胞骨肉咋能分？『以武拒統』不得民心、自不量力！」

我問他倆：「兩位可是中原人？」他倆笑道：「俺倆都是河南人，台灣老兵！」我伸出手來：「幸會、幸會，本人原籍寧波，居河南多年，也算半個老鄉，有緣啊！」鄉情鄉音一下拉近彼此距離，他倆高興地跟我攀談起來。

原來他倆同庚，今年都是86歲。一位姓馮洛陽人，一位姓曹商丘人，1949年隨「國軍」去台灣，分在同一連隊。80年代相繼移民美國和澳洲，一個教中文，一個辦實業，退休後曾結伴回大陸探親旅遊。馮先生說，去台前他倆曾駐紮奉化縣城一年多，卻無緣來溪口一遊，這次是專門來觀光的。曹先生道：「俺倆先到香港，領略了香港回歸20年大慶氣氛，還有幸目睹『遼寧艦』航母雄姿，祖國強大了，海外華人振奮哪！」

從毛氏墓出來，方知我們都下榻花園酒店，大家連說「有緣」。回房盥洗完畢，我和周先生剛到餐廳坐下，馮、曹二位也興沖沖走來。他倆說：「難得在溪口遇老鄉，今晚咱們好好



■溪口剡溪景色宜人。

作者提供

乾一杯！」大家連聲叫好，氣氛頓時活躍起來。

席間，大夥談起國人都濃厚鄉愁和戀家情結，老蔣也不例外。1949年逃離溪口時，他含淚道「何時再得歸嚕！」在台26年，這位漸漸蒼老的「軍政強人」念念不忘故鄉。蔣經國也常常唸叨溪口，晚年曾言，想葬在母親毛氏身邊。「是啊！」馮先生說，經國先生幼時在溪口與母相依為命，這裡有他最美好的記憶。當上台灣領導人後，他還多次在公開場合談起溪口。他說「兩岸畢竟血脈同根，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讓海峽成為阻隔民族來往的鴻溝麼？」當他從電視裡看到大陸官方祭祀蔣母墓園的鏡頭，老淚縱橫寫道：「溪口豐鎬房燈火闌珊，念親恩，思故鄉……」

我說，正是出於家國情懷，1987年蔣經國決定開放國民黨老兵和「外省人」回大陸探親，一舉打破兩岸38年水火不容的僵局。但蔣經國本人直到1988年去世也沒能回溪口老家。馮先生道，蔣緯國也思念大陸，有人問他夙願，他脫口說：「我是中國人！做夢都想回大陸！我想大陸都想瘋了！」由於身份敏感他也不能回來，但只要拿起親友拍攝的溪口照片，他就反覆端詳、看得發呆，眼冒熱淚。倒是蔣經國之子蔣孝嚴，自2000年至今已四次回溪口祭祖歸宗，還直言「回家的感覺真好！」

窗外剡溪波光粼粼，姹紫嫣紅的霓虹燈將溪口之夜輝映得分外妖嬈。廳堂裡傳來越劇《梁祝》纏綿的旋律，我問他們愛聽麼？他倆笑道：「越劇蠻好聽，但太過柔軟了，不如老家河南梆子鏗鏘有勁！」我說，你們回河南就能過把豫劇癮嘍！曹老說：「前幾年河南《梨園春》到悉尼演出，俺倆專程去過了一把梆子癮勒！」談笑間，大家頻頻舉杯，一瓶花雕很快見底，我意猶未盡，詠出一詩助興：

十里剡溪景色新，
蔣氏三代未忘本。
戰事一統炎黃心！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唔怕生壞命，至怕『叫錯名』」之三



A：坊間傳聞，杜甫老媽「中意」吃「杏脯」（普）。
B：所以把兒子起名「甫（普）」囉！
C：聽說，「曹操」當聽到「華佗」要剖開其頭顱為他醫頭風時，他立刻喚人把華佗關到牢裡，最後還要殺頭呢！
D：他這人那麼「躁狂」，肯定是叫「曹操（躁）」啦！
E：這個世界哪有白吃白住的，即是說「白居」說就「易（二）」！
F：所以「白居易」應叫「白居易（亦）」！
今期的「叫錯名」指把名字錯叫。插圖中的對白所涉及的四個人物，杜甫、曹操、白居易，便屬此類。除此三位，本文還會介紹一些讀者曾在書本上遇上的古人名字，而又不肯肯定當中有些字的讀法的例子。
「杜甫」——唐代詩人。其名句有：
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。
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為君開。
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
「甫」有三音，一「普」、二「店舖³」的「舖(pou3)」，三「斧」。這裡讀「斧」。
「曹操」——西漢政治家。「操」有二音，一「粗」、二「躁」。至於「曹操」讀「曹粗」還是讀「曹躁」，語言學者歷來也有分歧，故讀者可按其習性發音，不過「曹粗」是慣常讀法。
「白居易」——唐代詩人。其名句有：
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
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。
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
「易」有二音，一「二」、二「亦」；那「白居易」中的「易」應取哪個讀音呢？這便要從「名」和「字」說起。古人大多「有『名』有『字』」，「字」是另一個「名」，而「字」往往是對「名」的解釋和補充，到了現代才合稱「名字」。本着這個原則，我們可從其「名」和「字」推斷出「易」的讀音。白居易，名「居易」，字「樂天」。「居

易」見於《君子居易以俟命》（《中庸》），意思是：君子居心平正坦蕩等待天命；「樂天」則見於「樂天知命故不憂」（《易經·繫辭》），意思是：順應天意，知其命數，樂其天然。二者合起來都是安於平易的意思。還有，「居易」和「樂天」因果相連——居處安寧、生活簡易，因而能樂天知命。如此看來，「白居易」的「易」是「平易」的「易（二）」，所以應讀作「白居二」。
「溫庭筠」——唐代詩人。其名句有：
玲瓏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。
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。
「筠⁶」有二音，一「軍」、二「雲」，這裡讀「雲」。
「夫差」——春秋末，吳國國君。成語「臥薪嘗膽」中除越王勾踐，他是另一位主角。「差」有二音，一「叉」、二「猜」；「夫差」讀「扶猜」。
「妲己」——商紂王的寵妃。在中國人心中，「紂王」和「妲己」分別是「暴君」和「禍水」的代詞。「妲己」的慣常讀法（俗讀）是「旦己」，可其正讀是「笄己」（「笄」讀「daat3」）。
「曾參」——孔子的得意門生。成語「曾子殺彘⁷」就是講述曾參殺彘教子的故事。成語「曾參殺人⁸」就是講述曾參母親誤信他殺人的故事。
「參」有二音，一「參加」的「參」、二「人參的參（心）」，這裡讀「心」。
「曹參」——繼蕭何後漢代的第二位相國。成語「蕭規曹隨⁹」中，「蕭」是「蕭何」，「曹」是「曹參」。這裡的「參」讀「參加」的「參」。
「唐玄奘」——唐朝著名高僧。他就是歷時17年、不畏艱難險阻、前往天竺取經的「唐三藏」。「奘」讀「狀」，可「奘」與「裝」形近，故導致多人誤讀成「唐玄裝」。

- 「中意」，有合意、喜歡的意思，俗寫「鍾意」。
 - 「杏脯」的俗讀是「杏普（pou2）」，正讀是「杏斧（fu2）」；「胸脯」中的「脯」則讀「普」。
 - 「華佗」中的「華」讀「話」。
 - 「躁狂」指某人情緒不穩定，易發怒，一發不可收拾，甚至有暴力傾向。
 - 「店舖」，亦作「店鋪」，只與商店有關才可「鋪舖互換」，「鋪排」、「鋪天蓋地」等詞則不可。
 - 香港演員「上官筠慧」和「毛舜筠」均以「軍」這個讀音叫其名，那諸君便名從主人好了！
 - 「彘」，讀「自」，豬也。「曾子殺彘」比喻人講求信用。
 - 「曾參殺人」用以告誡人們，應按事實分析問題，而不要輕信流言。
 - 「蕭規曹隨」指沿用前規，不作更改。
- 【專欄簡體版】<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>

絲路詩絮

■ 拉·阿利莫夫
（塔吉克斯坦）
尹樹廣譯

關於戰爭的聯想……

近來，「戰爭」一詞被大眾媒體所廣泛使用，甚至有人不負責任地濫用它，似乎「戰爭」成了他們解決問題的有效工具……

戰爭是何物？
戰爭是恐怖，
是混亂；
戰爭是恐懼，
是邪惡。

天空如黑雲壓城，
暴雨似山洪倒傾；
河面上漂滿遺棄的鞋子，
生活之希冀被殘酷地碾碎。

父輩們義無反顧，
走向二戰的炮火；
為的是讓我們銘記，
並拒絕戰爭的發生。

請閉目冥思：
戰爭惡魔正肆虐大地，
生靈塗炭，萬物蕭條；
死神四處遊蕩，
婦孺無處遁逃。

戰爭是什麼？
戰爭是恐怖，
是混亂；
戰爭是恐懼，
是邪惡。

啊，朋友，
他們曾經浴血沙場，
就是為了讓我們後代子孫，
永遠忘記戰爭的字眼。

祖輩們曾血沃沙場，
為的是百花迎春綻放；
為的是嬰兒可以放聲啼哭，
哭聲裡響徹生命的歡樂。

維也納-莫斯科-北京
2017年8月8-9日

而你的愛人、母親和親朋，
正深陷死亡的恐懼之中；
恐懼如影相隨，斧頭聲嘶鳴，
餓殍遍野，瘟疫橫行。

生活點滴

■ 俞慧軍

「觀山」笑話

記得有位名人說過：把痛苦說給別人聽，你的痛苦就減少了一半；把幸福說給別人聽，你的幸福就多了一倍。我現在就要遵循這位大名人的教導，把我的幸福說給老江聽。

老江在家裡看書，見我來了，起身把一本《朱自清作品集》隨手放在沙發上，笑問：「有啥喜事吧，看你喜盈盈的？」真神了，老江怎麼知道我有喜事相告呢？我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有喜事相告？」他答：「瞧你那興沖沖美滋滋的勁頭，傻子都看得出來！」這樣也好，省得我說開場白了。我一五一十向這位老友講述了我的「幸福」：第一，我前日拿到了駕照，圓了駕夢；第二，女兒大二英語六級過了關；第三……好運氣來了，你關門都擋不住！我眉飛色舞，滔滔不絕，每說出一個幸福，老江就漫不經心地「嗯」一聲，臉上的表情似笑非笑。這不像是把我的幸福擴大了一倍的表情。我有點發愣：「怎麼了老江，沒聽明白？」「明白了，明白了」，老江一個勁地點頭，一樂，「我給你講個笑話你聽不聽？」既然他要先講笑話再擴大我的幸福，我只有洗耳恭聽。

老江的笑話大致如下：他學開車時，在蘇州觀山駕駛員培訓基地，路訓半個月，有位同門師姐姓張，姑且稱為張師姐吧。這張師姐五短身材，在一家合資企業任工程師。因經常外出，企業為她配了專車，但駕駛只能靠自己，如今的大企業，也是一個蘿蔔一個坑。可惜，張師姐雖然文化高，腦子活，但年齡偏大、膽子偏小，反應也不夠敏捷，種種因素合在一起，使她在同門師姐妹中成了「學駕」的落後分子，學什麼都比別人慢半拍，考什麼都懸懸乎乎。好不容易磕磕絆絆地熬到了「鐵桿子」樁考，別人都是一次過關，惟獨張師姐，兩次都碰桿子沒過去，按規定，兩次不過就刷下來了。以後補考一次還碰桿子。第三次補樁考「反射門」未碰桿卻出了邊線，功虧一簣。張師姐從車上下來，小臉兒煞白，一言不發，像個受氣包似的呆立一旁，同門師姐妹的同情心都被調動起來了，都向教練求情。教練也動了惻隱之心。後天路考了，樁考一關不過去，張師姐路考不成了泡影麼。於是，教練來到監考室與考官嘀咕了一陣，考官聽着聽着，終於點了頭，允許張師姐再來一次。這絕處逢生的機會把張師姐激動得手腳都不聽使喚了，大家忙給她加油打氣，好一會兒，她才小臉兒緊繃杏眼圓睜地上了車。也是蒼天有眼，這一次居然「過」了。車停住，按規定學員應當跑步到監考官面前報告自己的姓名等等，大家見張師姐終於過了關，情不自禁地鼓掌，張師姐也激動得紅脖子脹臉。只見她跳下車來，一溜小跑來到考官面前立定，鞠躬，大聲道：「報告考官，學員張……」下邊沒調了。這張師姐平時說話有點結巴，所以大家沒在意，以為她不過是結巴了一下而已，沒想到她站在那兒「張」了一回又「張」一回，連說了好幾個「張」，把一張紅臉憋成了紫臉，最後一蹶腳，「啪」，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，「我，我叫張什麼來着！」只此一句，連教練、考官在內，在場的人全笑出了眼淚。

老江講笑話，自己笑笑，由着我笑倒在沙發上。直到我笑夠了，他才綻開笑臉：「人，一高興，往往把好多不該忘的事也給忘了，比如張師姐，居然忘了自己姓甚名誰了！」這一回輪到我用一張肅然的臉直對着老江的如花笑靨了。